



韩

画传 硕

二 十 六 度 画 魂

© 杨秀丽

文匯出版社

韩硕 画传

三十六度画魂

韩硕 / 图

杨秀丽 / 文

文匯出版社

主
编

桂国强
陈平

执行主
编

朱金晨

编辑说明

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展示当下活跃在中国画坛上有着创造活力的画家的风貌与成果，彰显他们具有时代气息、生活气息的绘画语言，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艺术家画传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六卷，六位作家以翔实的素材、生动的描写、精彩的文字撰写了六位画家的传记。有唐明生写林曦明的《水墨·江南·林曦明》，薛锡祥写王宏喜的《画家与海》，贝鲁平写车鹏飞的《一生的追求》，杨秀丽写韩硕的《二十六度画魂》，陆其国写龚继先的《我爱故我画》与朱金晨、武佩珖写仇德树的《“裂变”的世界》。每卷还精选了画家的多幅作品与他们的绘画札记、艺术评论，并配有创作大事年表、生活照等，让读者全方位地走进画家们的艺术世界。

目录

二十六度画魂	001
第一章 恰同学少年	003
第二章 父亲像诗，母亲像画	017
第三章 二十六度画魂	025
第四章 巨蟹座与他的亲朋好友	047
第五章 务虚斋内的世界	058
附录	073
韩硕作品选	113

二十六度画魂

第一章 恰同学少年

结缘孤山

1956年，韩硕十一岁，考取中央美院华东分院，从此走近杭州孤山。

孤山像一枚绿翡翠，镶嵌于外西湖与里西湖之间，环山皆水，风生水起，碧波浩渺，别有一番与世隔绝的幽静，遂成为宋朝那个“梅妻鹤子”的林和靖隐居之地，宋朝和清朝的皇帝也曾在此建立行宫与御花园，以观赏西湖无敌的风物。小小孤山，于是风华绝代，人迹翩翩。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就在孤山脚下，外西湖岸边，其前身为教育巨擘蔡元培1928年创立的国立艺术院，首任校长林风眠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师，其间汇集和培育了众多著名艺术家，虽几经搬迁、更名，成为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，但其画绪浩瀚，宛如西湖之悠远……

中央美院当年的声名，就如同现在的北大清华，在北京和杭州各设了一个班，一南一北宛如双子星座。杭州的班在上海设了招生办，全国六千多人报名，招收的名额只有四十个。发榜在戏剧学院，二姐陪着韩硕去，看到金榜题名，姐弟俩都格外高兴。后

来说起这次考试，韩硕已回忆不起细节，只记得监考老师老是踱步到他身后，弄得他心里直发毛。

冥冥之中，自有机缘。

韩硕的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，韩硕从小就看着父亲和几个兄长画画，他的绘画启蒙就是看，就是欣赏，很少临摹，这也成为他日后的创作习惯，学习前辈名家主要是读画，得其意忘其形，然后孕育出自己作品中独特的形神……那时候，每次父兄作画，韩硕看着水墨在宣纸上渗化、晕化，如同大地陡然笼罩起云雾，他觉得特别美，特别生动，恨不得自己立即也能像父亲和兄长们一样挥洒自如，在宣纸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一页页宣纸将成为他人生的地平线，为他托起一个个光辉的黎明。他只是喜欢那样的美，莫名地喜欢，宿命地喜欢，就像天生的缘分……

韩硕的大哥、二哥和三哥从小就受到父亲培养，但因为生存的艰难，画画并没有让家里拮据的生活有所改观，父亲不希望老五韩伍和老十韩硕再学画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后来兄弟俩都成了专业画家。

想象与思考，是画家的必然天赋；想象与思考，是艺术家的特质。可能是父亲的才华，为韩硕插上了这一对翅膀。他喜欢想象，喜欢思考。有一次父亲画“黄继光舍身炸碉堡”，人物的面部表情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韩硕站在旁边，突然插嘴道：我想他的眼眶要画得大一些，眼珠要小一些……

父亲没想到韩硕小小年纪竟能这样观察生活，脸上不由得露

出笑容，那以后见到亲戚朋友就夸赞韩硕的天赋。

当时在华东分院，韩硕念的是初中，另外还有高中生和大学生，在大学生眼里，这群初中生还只是一群小孩子，瘦小的韩硕更是成为最受人关注的聚焦点。

宿舍里面摆了四架床，是上下铺的，住进去八个同学。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，学校特别请了保姆照顾这群初中生。他们也确实还是孩子，晚上还会尿床，为了解决他们的方便问题，房间里还特别放了一个尿盆，马桶也由保姆帮他们刷。后来初中部解散，这也是一条罪状：培养修正主义苗子。

韩硕去杭州，是由五哥送着过去的，从此，他将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两年时光。

他还不知道忧愁，他还不知道分别的滋味，岁月流逝，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多年以后，看到五哥韩伍当时写过的一本书《小巷童年》，他才发现，世界在快乐的另外一面，安排了莫名的伤感。

那天，韩伍就要离开杭州回上海了，想到把韩硕独自一人丢在杭州，也许他会有些伤感，可是当韩伍走了一段路回过头去看时，发现韩硕已经跑去湖边看别人钓鱼了，波光鳞鳞的水面仿佛也是无忧无虑，容纳不下一丝虚幻的倒影。

但是，有一次，韩硕感受到了一些惭愧。

刚到学校，很多同学都不认识。有一天，韩硕一个人跑到在杭州生活工作的大哥家里去玩，走的时候，也没跟任何人说起，到了晚上没回宿舍，大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这个瘦小的同学失

踪了，什么样的猜测都有。

老师和同学都很焦急，那时候的人们又浑身道义，高年级的同学就主动担负起寻人的责任，大家一个晚上不睡觉，到处找韩硕，在西子湖畔高声喊叫他的名字……

找了很久，后来打听到韩硕有个哥哥在杭州，打电话过去，才知道韩硕在哥哥家玩得忘乎所以了……

忘却小我，归乎大我。忘却小我，隐身自然。忘却小我，融入禅味……在他未来的艺途中，也许就是这种忘我，这种糊涂，为他的作品提升到了一个孤拔的高度。

恰同学少年

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

恰同学少年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韩硕和一群同学从外西湖岸滨的学校奔上山来，嘴里高声朗诵着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的诗句，翻过孤山，涉过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地，走向里西湖，走向清澈的画卷。

在这片孤山上，一遍遍行不足的有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，自然也有那个“梅妻鹤子”的孤杰林和靖，一遍遍行不足的有艺术巨匠吴昌硕等西泠印社的成员，当然还有林风眠、潘天寿等一帮

前辈大师，现在，一遍遍行不足的是这一群意气风发而又懵懂的少年……

他们当中也许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些联系，但是多年之后，他们会发现，从那时候开始，艺术传承的脐带其实已经深入他们的血脉，他们会在子夜挥毫泼墨时听见内心响起的呼应……

他们奔行在湖水环绕的小小岛屿上，奔行在生长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树木间，这繁茂的花树中有当年御花园的树木吧？有林和靖爱称为妻的梅花吧？他们却不管呢，他们现在就是天之骄子，他们欢呼雀跃，大声喧哗，惊起一群飞鸟，把振翅的笔墨描绘在湖面上……

他们于是也朝着湖水奔去，路上，他们看见一个很深的潭水，泉水溢出来，仿佛抑制不住的灵气。他们停下来，把泉水泼向同学，泼向未来的光阴，多少年之后，他们会感到身上还有那颗颗凉爽的水珠，轻轻滑下。

后来，韩硕一直说，当时在杭州读书，是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，这一段时光很要紧，锚着一颗明亮的心，锚着一颗心的明亮。

在学校里，文化课和专业课各占一半的课程。图画课主张打基础，主要学素描、水粉、速写，当然还有创作，就是命题画画。韩硕清楚记得，给他们上素描课的是张友陶老师，水彩老师是周寿年，同时也接触到方增先、刘文西、周昌谷等著名的国画家。那时学画画对韩硕以后的创作好像没有直接的作用，但这些画家的风度和修养，那氛围和气息，却为韩硕此后的中国画创作播下了生命力强劲的种子。正如雏鸟必先框在鸟巢里，等把翅膀长硬了，

才能去广阔的天空翱翔，初时他们只是在仰望、感受天空的辽阔，心中浮想联翩……

那时候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有一次学校里牵来了一头大黄牛，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，很多人围上来看。有个绰号叫“茴香豆”的农村同学顿时有了用武之地，跟大家吹起“牛”来，最后很神秘地告诉大家，如果用手指头戳戳牛皮，戳到哪儿，那一块皮就会抖动。说完走到蹲着的大黄牛跟前，在牛背上狠狠地一按，大家正准备凑过去看个仔细，却见大黄牛四脚一伸，猛地站将起来，“戏牛图”不会变成“斗牛”吧？围观的人惊叫着逃散开去，“茴香豆”被这个意外的结果吓傻了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……这件事，引来很久的笑谈。

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一位从医学院毕业的姓翟的生物老师，经常带学生们去山上认他们过去从来没见过的生物，他记得孤山后的水塘里有一种叫水螅的，头脚轮番着地行走，让他们见识到想象不出的奇妙。

孤山上花木繁茂，如染碧波，秋天时硕果累累。这时候，这位生物老师就会一大早带着大家上山，去采树种，去摘果子。孤山上的栗子，在同学们的手掌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疼，留下紫红色的小伤痕，那疼在今天看来又是如此亲切，值得留念。

黑袖套像刻在手臂上

1956年10月，开学几个月之后就是国庆节了，学校放假三天，

韩硕第一次从杭州回到上海。他至今记得，自己拖了一个红漆的箱子，自然是当年那种很普通的硬纸板箱，把所有东西拎了回来。

他至今记得，那次买的火车票，三元三角的票价，因为学生半票只需一元六角五分，在路上慢悠悠花了六个小时，一个人回到上海。世界风云变幻，如今的票价已经增长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而车程只需几十分钟……那时路途上的慢，似乎把世界拉得更为宽阔了，现在很短的时间即可行遍世界，那时却得把悠长的光阴慢慢地挥洒在路上，也许那也是种意境，谁知道呢？

他至今记得，回到上海家里，二哥韩敏结婚了，二哥大自己十六岁，他还不了解的多姿多彩的人生，似乎也如同二哥的名字一样，敏捷地降落在二哥的身上。

三天的假期也是很敏捷地过去了，他敏捷地回到学校，回到那短暂而在记忆里长久留存的杭州生活中。

学校偏僻，离城里很远，好在宿舍门口就是杭州很有名的一个风景区“平湖秋月”，镶嵌于孤山与白堤之间。经常有一位挑担的老伯来往于风景区里卖酒酿，叫卖声仿佛还飘荡在今天的空气里，让喧嚣的城市抹上了一层香芬。

晚自修结束时，一听到外面传来那熟悉的充满古韵的叫卖腔调，同学们就如同一群小酒鬼奔出去买酒酿，酒酿好吃又便宜，大的一碗一毛钱，小的一碗才五分钱，有时候买大碗的，有时候买小碗的，五毛钱足够用一周了。韩硕的这些零用钱都是在杭州的大哥给的。大哥韩澄比韩硕大十八岁，有时候大哥会过来看这个最小的弟弟，或者有时候礼拜六韩硕去大哥家，感觉和家没有

远离，韩硕不谙乡愁。

冬天时，杭州下很大的雪，学校四周的杨柳枝上挂满冰凌，天气虽然很冷，千条万条的冰凌却格外漂亮，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公主，全身佩戴着耀眼的银饰，童话世界，不过如此。

1957年春天，西湖上波光潋滟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又是一片垂柳依依的美景。有一天，三哥韩山突然来到学校看望韩硕，他臂上戴着黑色的袖套，神情凝重。韩硕看着三哥，心里非常疑惑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三哥也不说话，就把韩硕带出去吃饭。

在路上，三哥才告诉韩硕，父亲走了。

当时兄弟俩正走在西湖边上，韩硕突然觉得腿脚无力，走不下去了，仿佛整个西湖氤氲了一层哀愁……

他1957年春节放寒假回去时，父亲还在，韩硕想象不到父亲怎么会离开人世，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父亲了……他想起有一次突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，信上说你在学校不听话，后面用了三个惊叹号。意思是太出乎意料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调皮呢？后来才知道班里有很多同学来自上海，学校老师到上海开家长会，顺便向父亲反映了韩硕在学校的情况，说他很是调皮，跑到马路上拦汽车……父亲很生气，就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。想到这里，想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留下的可能就是这样顽皮的印象，他的心中如同注满整个西湖，泪水崩溃下来……

三哥说，父亲过世一段时间了，因为你还小，没有告诉你，怕影响你学习。你也不要和同学说这件事，黑袖套也不用戴了。

那时，韩硕仅仅十二岁，上初中一年级。那一刻，韩硕突然觉得，

有一个黑色的袖套像一道闪电，悄悄地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……

三哥把韩硕带进杭州城，吃罢饭，还带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，留作纪念，韩硕依然记得自己懵懂却又哀愁的神色，在咔嚓的相机声里，成为那个瞬间特定的黑白画面，仿佛兄弟俩是在通过一次合影，向父亲的在天之灵轻声祝愿。

孤山上飞动的头颅

杭州的夏天很炎热，学校又在山边，蚊子多，晚上睡觉时，同学们都挂上蚊帐，因此更不通风了，蚊帐内又闷又热，宛如蒸笼，简直难以入睡。同学们就抓起席子睡到凉爽的水井边上，宁愿被蚊子咬，也无法接受闷热的煎熬。

有时候，就睡在学校的大礼堂里，也怪了，大礼堂竟然还有个蝙蝠窝。晚上半梦半醒之间，只听见空中有什么东西一阵阵划过的声音。早晨起来一抬头，大礼堂的屋顶竟然挂着一大圈蝙蝠，往四周一看，更是令人毛骨悚然，席子周围竟然也排了一圈。那半截老鼠半截飞鸟的形体，莫名的奇异，散发出血腥的恐怖感。在家里，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怕老鼠，一家之主、堂堂男子汉、家庭的脊梁都怕这个东西，自然影响到韩硕，他也怕老鼠，看见蝙蝠头部像老鼠形状，本已莫名的惊恐，又加上一具翅膀，根本就是一只会飞的老鼠，自然万分恐惧，简直令人魂飞天外。

这群蝙蝠能在大礼堂扎下根来，也怪大家平时都往孤山上钻，

往西湖边上转，很少过去大礼堂，因此大家对这里特别不熟悉。一次，同学们依旧睡在大礼堂里，有人发觉大礼堂的后台有架梯子，通到上面的一扇门，大家很好奇门后面是什么，猜来猜去，决定爬上梯子去看看，可是又怕，当时杭州正在热映《夜半歌声》，同学们看过后都还没回过神来呢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爬到一半，突然，最上面的同学大叫一声，滚下梯子来，一群同学只觉脊梁骨上升起一股冷气，全都滚下梯来，简直是屁滚尿流地跑出大礼堂。

出得门来，大家都追问看见了什么，爬到最上面的同学结结巴巴地说：门后面有一双脚……

后来才知道，那间房是学校的体育教研室，那是体育老师的脚，他在里面，和一群蝙蝠做着隔壁邻居。

而学校，和孤山做着隔壁邻居，而孤山，和西湖做着隔壁邻居，而西湖，和什么做着隔壁邻居呢？那次，学校组织学生去西湖电影院看电影《夜半歌声》，去时走白堤，回来时也是走白堤，去时白堤边的垂柳充满诗情画意，回来时白堤边的垂柳仿佛变成了幢幢鬼影，在湖边上飘摇……韩硕和同学们头脑中浮起电影中的情节，想起那残楼里的歌声，那面目模糊的人影，仿佛就在湖边的垂柳之间……不知谁喊了一声，一群人开始狂奔，沿着西湖狂奔了两三公里路，回到学校，就像回到庇护之所。

更多时候，西湖是美的源泉，韩硕经常和一群同学去西湖钓虾。先找一块肥沃之地，挖出来一条条肥胖的蚯蚓，用大头针穿了，放到湖中，竟然钓到很多活蹦乱跳的湖虾，同学们就到学校的厨房找来开水把虾烫了，原汁原味，能鲜掉眉毛。曾有多少人欣赏